

当代文学函授资料

(内部参阅读物)

中国文学函授大学教务处编

说 明

在社会主义新时期，文学繁荣中出现了许多有争议的作品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同时也有个别作品，具有明显的政治思想倾向错误，曾引起社会舆论强烈的批评与谴责。我们编这套书，收集了若干有代表性的作品，目的是为广大学员学习文艺思潮时作为借鉴与参考，希望大家通过阅读作品，进一步提高识别艺术是非能力，增强对错误思潮批判的理论水平，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长期坚持下去，为社会主义文学真正繁荣贡献自己的力量。

这套书的编选，由于时间仓促，无论在选篇或校对等方面都还存在不少缺点，希读者原谅。

编 者

1987、4、30

目 录

第 三 册

女俘.....	汪 雷(1)
车站.....	高行健(49)
在同一地平线上.....	张辛欣(95)
一个女人和一个半男人的故事.....	刘亚洲(222)
男人的一半是女人.....	张贤亮(251)

女 俘

汪 雷

三十多年前的一个春天。为了保证大军渡江作战，我带着有名的尖刀二连，来到山明水秀、风光如画的江南敌后，执行侦察任务。

我们的任务是核实已掌握的敌军江防情报，及时电告在江北的我军指挥部。

根据情报，敌某军军部女机要员和她的丈夫将回浙北老家省亲。我们决定这夜在三十二号公路桥附近拦截他们乘坐的军用吉普。军部机要员职位不高，却知晓全面情况。她的丈夫又是敌军的工程技术人员，掌握着我们尚未查清的江防工事的详细技术资料。一旦摸清这些情况，他军渡江作战时就可以减少许多伤亡。所以，这对夫妇对我们来说，有着非同一般的重要价值。

夜幕刚刚垂降，我们就在地下交通员的带领下，向伏击地点出发了。黑夜给我们的行动增添了神秘和紧张的气氛。我觉得自己有点心慌。在敌后执行任务，是很难预料会发生什么意外的。

我的丈夫就是这个侦察连队的前任连长，一个多月前，他来这一带执行任务时，不幸被敌人抓住了。那群狠毒的家伙没能从他嘴里听到一个字，便用烧红的铁钎刺穿了他的胸膛……

当时我在野战医院。噩耗传来，我两眼一黑，顿时晕死过去了。

我是个共产党员，在我的战斗经历中，曾只身狙击过一小队鬼子兵，也曾从腥风血雨的火线上一口气抱下二十多名伤员。但是，我也是个人，是个渴望着爱情和幸福，渴望有个美满家庭的女人呵！丈夫是我的表哥，我们曾经象相信每天的日出日落一样。相信在打垮敌人后，我们会拥有一个充满光明和欢笑的家庭。

可是，可恶的反动派使一切都化为泡影。我的爱情的寄托，我的希望和憧憬，都无情地破灭了。

我痛哭，我呼喊亲人，但是，我无法挽回已失去的东西。始于，我冷静了。擦干眼泪之后，握紧我的枪。

我要报仇！我是抱着强烈的复仇情绪参加这次侦察行动的。

由于二连预定要俘获敌军女机要员，必须调配一名女兵，首长把我这个野战医院的护士长，调到全是男同志的侦察部队来。

现任连长是表哥的老战友。他是个络腮胡子，个子又高又大，样子很威严。可是，见到我的时候，他的眼里突然滚下了两颗晶莹的泪珠：“老连长，他……”他说了这么几个字，就挥了一下手，说不下去了。

过了片刻，他才抬起头来，轻声地问我：“你孩子呢？还在江南的游击根据地吗？”

我点了点头。一九四六年我随新四军北撤过江，把孩子留在江南了。

“他留在根据地一位老大娘家里。她说，她会象照顾自己的孙子一样照顾他。”

连长不易察觉地叹息一声：“分开快三年了……”然后，他安慰似地转脸对我说：“这次我们执行任务的目的地，离根据

地不怎么远，到了江南，你抽空去看看他吧。”

我摇了摇头：“不，完成任务要紧……首长交待说，遇到紧急情况时，可以与游击队取得联系。到那时如果有机会，我再去顺道看望他吧……”

连长默默无言地点了点头，然后，冲了一杯滚热的糖开水，亲自端到我的手上。

话是这样说，但当母亲的哪能不思念自己的孩子呢？算起来，我那唯一的孩子已经六岁了。胖乎乎的，十分逗人喜爱。每次见到我，他总是张开一双小胳膊，摇摇晃晃，象只小鸭似地朝我扑过来。他把他那红喷喷的苹果似的小脸蛋，贴在我的面颊上，“妈妈妈妈”，甜甜地叫个不停。他的脸蛋是细嫩的、发烫的，带着一股奶香味，给人一种非常舒服和熨贴的感觉。

三年前的一天，我把他留给根据地的乡亲，自己准备随军北撤过江，他仿佛预感到我要出远门了，哭呀闹呀，白胖胖的小手在空中乱舞乱抓，嘶哑了嗓子喊叫：“妈妈！妈妈！我要妈妈！……”

那位收养他的老大娘紧紧地接着他，劝我放心。我点点头，噙着眼泪咬着牙随队伍走了，还努力克制着不回头看。可是他那稚气的哭喊声三年来从来也没有从我的耳边消失过。丈夫牺牲后，我特别思念孩子。多少个漆黑的夜晚，我都从梦中被他的哭喊声惊醒。我为防自己哭出声来，把被角咬得紧紧的，还用枕巾堵住自己的双眼。结果，眼泪总是把被角和枕头都浸透了。孩子的那双小手，是在撕裂着我这颗年轻母亲的心呵！……

连长大概是觉察到我的心情，他端起拳头，朝桌上“砰”地砸了一下，那块半寸厚的桌板，立刻“咔嚓”一声，断成了

两截。

“都是这帮龟孙子害的……找他们算帐去！”他把牙齿咬得咯咯响。

为了缩小目标，顺利通过敌人的封锁线，按照事先分工，我和连长、一班长组成的尖刀组无声无息地向东南方向的三十二号公路进发，我们走得很快。

半夜时分，从桥上开来一辆美国军用吉普。连长朝公路上甩了一颗手榴弹，“轰”的一声巨响，腾起一股浓烟。吉普车“哦”地怪叫一声，车头一扭，撞在路边的山岩上，象一头僵死的钢铁怪兽，停住不动了。

四周是浓黑而沉重的夜幕。可是吉普车燃起的熊熊大火，把公路上好大的一片地方都照得雪亮。我清清楚楚地看到，从吉普车里跳出几个人，伏在公路和燃烧的军车后面，用卡宾枪、手枪对着我们这边疯狂地扫射起来。

战斗一开始就进入了白热化状态。手榴弹持续不断地爆炸着，秀丽的江南山川在震耳的声浪中震颤不止。一股股灰褐色的硝烟，包裹着可怕的、暗红色的火舌，从公路上升腾翻卷，浸进了青翠欲滴的竹林里。和煦的春风，夹杂着一阵阵浓烈的硝烟气味，呛得人眼睛和喉咙象针扎一般的疼。一群夜眠的小鸟，被这突然而发的枪弹声惊飞起来，在漆黑的天空里张皇失措地尖叫不停。一只活泼机灵的小松鼠，蹦跳着从起了火的树上窜下来，还没有来得及转过身子，就随着一声轰响飞上了天空。在它停留过的地方，只剩下一滩殷红的血迹、半条毛茸茸的小尾巴和一朵被泥石砸扁了的无名小花。

连长用手心在黑森森的下巴上使劲蹭了一把。这是他要发脾气信号。果然，他端着卡宾枪，从地上跳了起来，一边狠

狠地咒骂，一边对着公路上“哒哒哒哒”地打起了长射。

我和一班长也发狠地用卡宾枪向负隅顽抗的敌人倾泻仇恨的子弹。我们的火力终于压倒了敌人的凶焰。敌人的枪声稀落，暗哑了。

连长性急，头一个冲到公路边，端着枪，对着吉普车那边吼道：“出来！统统出来！”

吉普车后面悄无反应，只有车身依旧在熊熊的烈焰中燃烧着，发出单调的火苗上窜的忽忽声，什么东西爆裂开来的劈啪声。

连长又吼了一声：“出来！不出来就开枪了！”

火光映照着的方，突然钻出一个士兵来，他不安地向我们这边张望着，迟疑不决地举起手。

就在这当儿，只听“砰”的一声枪响，他踉跄一步，猛地栽倒在公路上。他痛苦地抽搐着，吃力地转回头去，睁大眼睛象在寻找身后的凶手……

我还没来得及从惊讶和愤怒中清醒过来，就看见吉礼车后面的黑地里，又窜出一道灼亮的火舌。我急得“啊”地叫了一声，想喊连长闪开。可是连长早已机警地一纵身，跳到一边，躲开了子弹。

这一挫折，使连长更火了。他气得嗷嗷叫，端起卡宾枪，朝那儿泼水似地猛射起来。

炒豆一般激烈的对射声持续了许久。枪声终于止息了。公路上重新沉寂下来。

躲在吉普后顽抗的那个敌人，是子弹打光了，还是被我们打死了？我和连长一跃而起，弯着腰朝公路上冲去。一班长小胖子则从公路的另一端冲去，搜寻可能逃窜的残敌。

吸取了刚才的教训，我和连长冲到吉普车附近的时候，一

闪身贴到了一块岩壁底下，一起喊道：“出来，缴枪不杀！”

话音刚落，只听“噔”的一声，一块碗大的石头朝我和连长飞来。连长眼疾手快，一偏头推了我一把，石头砸在岩石壁上，溅出一片金星般的火花。它弹落下来，正好砸在我的脚上。一阵钻心的疼痛，脚背立刻肿起了老高。

我气得两眼发黑，端着枪，颠着伤脚从岩壁下跳了出来，打算向对方狠狠地扫上一梭子。可是，我愣住了！对方不是别人，正是我们准备生俘的女机要员。

吉普车燃起的火光，象一匹红鬃野马，愤怒地跃动着，把我和连长面前的一切都映照得清清楚楚。她是个年轻的军官，脸颊上有子弹擦伤的痕迹，过肩的长卷发上沾满了草和泥土。她的脸歪扭着，紧咬下唇，用充满仇恨的目光，盯着渐渐逼近的我们，并且开始慢慢地从地上站起身来。

“放下枪！”连长气呼呼地对她下了最后通牒。

她依旧怒视着我们。仿佛是一尊又聋又哑的生铁铸像。这样僵持了一两秒钟，她突然急速地向后退了一步，左手神经质地抓住燃烧着的吉普车门，右手把她那支不肯缴出来的勃朗宁手枪，顶住了自己的太阳穴，并且闭上了眼睛。

我的心跳忽然加快了。一股热血，象刚拔开瓶塞的汽水一样，呼地涌到了头上。

连长也急了，扯着嗓子对她道吼：“放下枪！解放军不杀俘虏！”

她的长而黑的眼睫毛微微颤动了一下，既没睁开眼，也没有放下顶在太阳穴上的那支小小的勃朗宁手枪。

我想冲上去，冷不防夺下她手里的枪，但是，她警觉地睁开眼，朝我瞥了一下，还不动声色地冷冷一笑。

连长却趁机朝她摆起手来，高声喊道：“放下枪！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……”

她的回答，依然是满含敌意的冷笑。但是，她的眼神分明告诉我们：她不愿为我们提供任何军事情报，也不打算活着跟我们到任何地方去。

很明显，她是一个聪慧而执拗任性的女人。从我们拦截军车的第一刻起，她就猜出了我们的意图。于是，便进行了拼死的抵抗，并且打死了准备投降我们的驾驶兵。最后，她知道顽抗已是徒然，就把枪膛里的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。

现在真是千钧一发。她只要扳在枪机上的那只指头轻轻一动，我们就会失去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来源。可是此刻。我和连长不能冲上去夺枪。只要我们一抬步，她手里的枪就会打响。

双方就这样僵持着。一瞬间，万籁俱寂，只有吉普车上的火苗，依旧窜耀着，在春夜的和风中发出单调的忽忽声。夜是静得那样的出奇，我几乎可以听见她那细微的、越来越急促的呼吸声。端着枪的双手，不觉沁出了一层濡濡的热汗。

就在这个关头，从一班长搜寻敌人的那个方向，突然传来了一阵尖嫩的、撕裂人心的喊叫声：“妈妈！妈——妈！”

她浑身猛然哆嗦了一下，象濒死的大鱼，睁开绝望无神的眼睛，焦虑地朝黑暗中张望着。

一班长押着俘虏走进火光里来。这是一个戴着金丝边眼镜的、文质彬彬的上尉军官。他的大檐帽丢落了，头发揉得象一团乱草，领章也丢了一只，另一只还剩一半连在衣领上。一走动，那只领章就象招魂幡似地晃动不停。他右手举过头顶，左手抱着一个四、五岁光景的小男孩。小男孩瞪着惊恐的黑眼睛，紧紧地搂着他的脖子。他一见到连长，就惊惶失措地转过

身子，对着女机要员喊道：“你！你！……快向长官缴枪！共……解放军优待俘虏，这……”

她无声地叹口气，微微摇了摇头，然后又闭上了眼睛。仍将勃朗宁手枪顶在太阳穴上。我看见，有几颗晶莹闪亮的泪珠，顺着她的眼睫毛滚落下来。

上尉军官慌神了。他扬着手，“啊啊”地叫喊着什么，抱着孩子向她跑来。可是，他脚下一绊摔倒了。孩子躺在地上蹬着手脚，尖声地哭喊起来。他顾不上孩子，就在弹坑累累的砂石路上向她爬去，一边爬，一边语无伦次地喊道：“你，别自杀！……为我想想，还有孩子，还有孩子呵！”

一定是这一句话强烈地打动了她，她浑身又是一颤，泪流满面地睁开了眼睛。握着枪的右手，也象被疾风吹断的树枝一样，软弱无力地垂落下来。

趁着她此刻精神恍惚，我一个箭步窜了上去，一脚踢掉了她手里的枪，并且拦腰抱住了她。

她猛然一惊，但是立刻清醒过来了，撕咬着我的双臂，竭力想挣脱我的手，以便跳进吉普车那堆熊熊烈火中去。

然而，她这样一个身单力薄的年轻女人，终究不是我和连长的对手。不多一会功夫，连长便象裹粽子似的，上三道下两道，把她结结实实地反绑起来了。

上尉军官浑身打着颤，把孩子搂得紧紧的，绝望无助地呆看着这一切，一声不敢吭。那个小男孩看他妈妈被我们绑起来，吓得尖声哭喊。

听见孩子的哭喊声，她那一双清澈明亮的眼睛，变得黯然无光。她不无怒意地朝连长转过头去，第一次开口讲话了：

“哼！你们想连我的孩子一块儿杀吗？……把我的孩子放了，把我的丈夫放了！你们需要的情报，只有我才知道。同他们有

什么关系？……放了他们！”

她象一头发怒的母狮，任性地叫骂起来。

说实话，我们都没有料到，车上除他们夫妇俩而外，还有这样一个小男孩。但是，在这漆黑的荒山野林里，除了把孩子一块带走以外，还能有什么别的抉择呢？

连长被她骂恼了，不愿多解释，粗鲁地挥了一下手，吼道：“老实点，不许说话，跟我们走！”

她瞪了连长一眼，用力咬了咬嘴唇，又恢复了先前的那种令人感到窒息的沉默，不再吐出一个字来了。

蓦然间，我觉得她刚才的话音有点耳熟，不觉向前跨近一步，借着火光认真地打量了她一下。她也象觉察到什么似的，怀着敌意朝我脸上看了看。

就在这短暂的对视中，我们都认出对方来了。我不觉轻轻地“啊”了一声，向后退了一步。

连长惊讶地看看我，又瞅瞅她，若有所悟，然而又有些不快地问：“怎么？你们认识？”

“认识。”我咬着嘴唇点了点头，淡淡地说“住在一个镇子上，是同乡。”

她依旧没有说话，只是冷冷地哼了一声。不用说，她倒是非常同意我这个结论的。

天亮时分，我们押着俘虏来到了一座林木葱郁的小山坡上。这是一片连绵不尽的山林。太阳还没有出山，树林里袅绕着乳白色的雾气，早起的黄鹂和画眉鸟，在红枫树的枝头叽叽喳喳地欢叫着，打破了江南山野里的静谧气氛。

我们在山腰里找到了一个水潭，它宽约十多步，水清见底。潭边是一片绿茸茸的草地。有一条小溪从水潭和草地间穿

过。溪边横倒着一株一搂粗的大树，缓缓的水流轻轻地拍击着树干，堆积起尺把高晶莹雪白的水沫。

连长决定在这片草地上休息一会儿，了解一下周围的敌情再继续前进。

奔波了大半夜，浑身又脏又累，肚里饿得咕咕叫，口里更是干得要冒烟。乍到这一片空气新鲜，景色优美的草地上，浑身精神为之一振。我替她松了绑，就迫不及待地奔到潭边，掬起清甜的泉水喝了个够。然后，拉下军帽，从袋里取出一把梳子，对着潭水梳理起头发来。

说真的，参军以前，我在家乡是个有名的俊俏闺女。虽然家里很穷，买不起时髦的旗袍和高跟鞋。可是一年四季，身上总是打扮得干净利落。走在路上，人家总不免要朝我多看几眼，仿佛在说：“瞧，这个姑娘多惹人喜欢。”这时，我的心里就会涌起一股甜蜜的自豪感。

想起家乡，我不由得对她看了一眼，那时候，她虽和我同住一个镇子，却很少见面。她爹是镇上的财主，她在城里读女子中学，只有每年放寒假和暑假时，她才回家来。她不爱言语，回到镇上，总是文文静静地坐在家里绘画或绣花。偶尔，她到外面来，小镇上的人便会交头接耳，说她是什么学校的“校花”。

她听到这些议论，总是矜持地一笑，然后昂然而过。只有见到我的时候，她才会收敛起笑容，朝我脸上惊讶地盯上一眼。是嫉妒？是轻视？还是因为别的什么？我至今没有想出个所以然来……

这时，我一边梳理头发，一边在心里暗想，象她这样一个娇小姐出身的人，此刻一定累得瘫睡在草地上，不能动弹了。但我抬头一看，却见她正弯着双膝，跪在水潭边，慢慢地用手指梳理着柔黑的长卷发。那神态同夜里相比，似乎变了一个

人。

不知怎么的，一时间我竟想把手中的梳子扔给她。可是一看见她的那身美式军装，不由又悻悻地打消了这个念头，把梳子塞回了衣袋。

她没有觉察到我的这些举动，目光被膝边的一件什么东西吸引住了。她停住梳理头发，向那儿慢慢地弯下腰去。我看清了，那是一朵早开的、桃色的杜鹃花。

她惊喜地翕动着嘴，喃喃地说了句什么，就俯下身子，用双手托起了那朵孤零零的小花。看得出，她很喜欢它，可是不知为什么，她没有采摘，又把它轻轻地放了回去。

我的心，突然动了一下，一件年代久远，早已忘却的小事，刹那间清晰地浮现到了眼前。

不错，我和她素无清谊，但也决不是毫无交往。抗战初期，有一天，我和她去临近的镇上赶场，忽然遇上日本兵胡乱抓人。我和她不知是谁跟着谁，相继躲进一位老婆婆家里。那老婆婆倒是好心人，抓起一把锅底灰替我们俩抹了脸，把我们藏在她家灶屋草堆里。鬼子兵退走后，我们俩互相打量一眼，都认不出对方来了，两人都忍不住发笑。后来，我们合用老婆婆的木盆洗了脸，合用老婆婆的半截断木梳梳了头发。我一时心血来潮，还从老婆婆屋后的山坡上，采来一枝杜鹃花，插在她的秀发上。她乐了，作为报答，也采了一束鲜花，插了我满头……

不知为什么，回忆起这桩往事，我感到有些微微不快，不觉用手在水潭中用力划拉几下，搅碎了自己的影子。然后站起身来，走到一边去。

这时，她的那个小男孩，在上尉军官的怀里醒来了。到底是小孩子，虽然夜里受了一场惊吓，醒来时，已经忘记一多半

了。他用胖乎乎的小手揉揉眼睛，惊奇地看看周围，又看看我们，然后便张开双臂，摇摇晃晃地欢叫着“妈妈”，向她那儿奔去。

她张开双臂，迎着儿子，在潭边把他拦腰抱了起来，坐在那棵倒树上，在他的小脸蛋上吻个不停，我感到一阵无名的厌恶，不由霍地转过脸去。

小男孩在她的怀里扭着，撒着娇问：“妈妈，这是什么地方？是杭州的西湖吗？”

她没有回答，突然把孩子搂紧了，泪光莹莹地在孩子脸蛋上又接了个长吻，

孩子当然不会理解她的心情，用两手勾着她的脖子，喋喋不休地闹着说：

“妈妈，妈妈，你说过的，杭州西湖里有很多很多甜的莲子，你答应替我采许多的，你去替我采呀，采呀……”

她咬了一下嘴唇，然后哄儿子说：“莲子还没长甜呢。我替你捉一只小虫吧，一只很有意思的小虫。喏……”

她放下儿子，在脚边的青草丛里掘住了一只叫得很动听的小虫子，捏在手里递给他。不料刚送到他面前，猛然又记起什么，于是慢慢地张开手掌，把那只虫子放了。

小男孩看着那只虫子在晨空里越飞越远，突然伤心地哭起来了：“妈妈，多好玩的一只虫子，你为什么要放了它？我要！我要！”

她轻轻地拍了拍孩子的肩头，柔声地说“别哭，好宝宝都不兴哭鼻子的。喏，我会给你做眼镜，做一副象爸爸那样的眼镜。”

她顺手扯过几根狗尾巴草，当真给孩子编起了“眼镜”。

小男孩戴着那副“眼镜”，欢天喜地地蹦跳着，去让他的

爸爸看。上尉军官只是苦笑着摸了摸孩子的头，便把目光转向了山脚下。

小男孩兴犹未尽，蹦蹦跳跳地跑到连长跟前，仰起小脑袋朝他看了一会儿，突然开口道：“大胡子叔叔，你看，妈妈替我做的这副‘眼镜’，好吗？”

我发现，她的脸色忽然变了。那双湿淋淋的手掌，下意识地紧紧揪住了军衣领口，两只眼里射出一股紧张而充满戒备的光芒，紧紧地盯住连长。那模样，就象一只感觉到威胁的老鼠，惊恐绝望，而又准备随时反扑，狠狠地把对手咬上一口。

果然，连长脸色一沉，气呼呼地推了小男孩一下：“去去去！走开！”

小男孩不知所措地站住了，好象闹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
一班长是个容貌和善的小胖子，虽说参军几年了，却还未脱孩子气。在江北的时候，驻地附近的孩子都喜欢找他玩，他也喜欢孩子。

这时，他大概是觉得这个小男孩长得玲珑，惹人喜爱，便顺手从地上扯了两根青草，做了一只“拉锯”，在手里来回拉着，做着鬼脸逗他，

果然，小男孩被逗乐了，举着“眼镜”跑过去，闹着要同他换“拉锯”。一班长故意把“拉锯”举过头顶，让他够不着，惹得他蹦他又叫。

她的脸色开始和缓下来，但是连长的脸色却更阴沉了，他“霍”地站起身来，警告似地对一班长低吼了一声：“一班长！”

一班长的笑容象被一阵风吹得无影无踪，他扔掉了手里的

那只“拉锯”，悻悻地转过脸。一时间，大家都沉默了，谁也没说话。只有那个不懂事的小男孩，欢天喜地地奔过去拣起那只“拉锯”，兴致勃勃地玩弄起来。

就在这时，我看见她突然变得满面怒色，对她的儿子喊道：“放下！”

小男孩愣愣地看着她，紧紧捏着那只“拉锯”，显然是舍不得丢弃。

我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只见她向前探过身子，“啪”地打了她儿子一个耳光，一把夺过“拉锯”扔进溪水去，还从牙齿缝里骂了他一声：“没出息！”

小男孩“哇”地哭了起来。

她见儿子哭了，不由又有些心软，眼圈红了，拉过他来，低声地哄着什么。可是那个小男孩，却越发哭得厉害了。

队伍要穿过山下一条公路，为了摸清敌情，连长沉着脸，走到她们母子俩面前，冷冷地说道：

“别哭了！我问你：山脚下这条公路上，你们驻了多少兵力？”

她白了连长一眼，不知是真的不知道，还是不愿招供，她咬咬嘴唇，摇了摇头，一言不发。

连长忿忿地骂了一句什么，一抬脚，把脚底下一块石子踢飞了，然后说：“一班长，跟我一块儿下去一趟。”

他们俩相随着，一起往公路那边走了。

不知为什么，连长一走，紧张的气氛立刻缓和了许多。

这时，那个小男孩还在委屈地哭闹着，他妈妈恢复了先前的那副温柔模样，软语哄了他一番。那孩子果真不再要“拉锯”了，只是用手背抹着眼睛，抽抽搭搭地说道：“妈妈，我饿，我肚子饿了。”